

革命现代样板戏

京剧 智取威虎山

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ATRICAL ART ON REVOLUTIONARY, CONTEMPORARY THEMES

PEKING OPERA **TAKING THE BANDITS' STRONGHOLD**



上海京剧院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演出

PERFORMED BY THE "TAKING THE BANDITS' STRONGHOLD" THEATRICAL
TROUPE OF THE SHANGHAI PEKING OPERA THEATRE



M-831/35

中国唱片社出版
中国唱片厂印制

第 1 面：

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、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，便没有人民的一切。”

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”

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？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。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，完全打不破的。反革命打不破我们，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。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，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，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，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。”

第一场 乘胜进军

李超家：报告二〇三，来到三岔路口！

少剑波：停止前进！

李超家：列队！

少剑波：李超家。

李超家：到。

少剑波：原地休息。

李超家：是。李鸿义。

李鸿义：到。

李超家：警戒。原地休息！

李鸿义：是。

乘超家：司务长！原地休息！原地休息！

少剑波：大家累了吧？

众战士：不累！

少剑波：好！同志们！杨子荣、孙达得同志到前站侦察，这里就是会合的地点。座山雕这股匪匪，逃进了深山老林，我们在风雪里行军已经有好几天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！我们要有连续作战的精神准备。同志们，这次团党委选拔我们三十六个人组成追剿队，深入林海雪原，遵照毛主席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》的指示，在牡丹江一带发动群众，消灭土匪，巩固后方，配合野战军，粉碎美蒋进攻。这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任务。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：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

众战士：坚决完成任务！

李鸿义：报告二〇三，杨排长他们侦察回来了！

杨子荣：报告！

少剑波：子荣同志，你们辛苦了！

杨子荣：我们奉命化装侦察，一路很难找到老乡，在偏僻的山坳里，救了个哑巴孩子，经他父亲指点，我们到了森林小铁路咽喉要地黑龙沟，搜集到一些情况，查出了座山雕的行踪。

少剑波：好。

杨子荣：（唱西皮摇板）

这一带常有匪出没往返，

番号是“保安五旅第一团”。

沿铁路大小站俱遭劫难，

（转西皮流水）

昨夜晚黑龙沟又受摧残。
全村里死沉沉焦土一片，
座山雕心狠手辣罪恶滔天。
行凶后纷纷向夹皮沟流窜，
据判断这惯匪逃回或虎力。

少剑波：同志们！我们已经侦察到座山雕的下落，现在要紧紧跟踪。来超家！

来超家：到。

少剑波：今晚到黑龙沟宿营。

来超家：是。

少剑波：子荣同志！

杨子荣：到。

少剑波：我们还要进一步掌握敌情，孙达得！

孙达得：到。

少剑波：董中松、

董中松：到。

少剑波：李鸿义。

李鸿义：到。

少剑波：继续向前方侦察，不要放过一切有关上匪的线索！

杨子荣：是。出发！

少剑波：同志们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追剿队为人民肩负责任，
支前线安后方志如铁坚。
越峻岭攀绝壁冲破重险，
定要叫阳光普照幽谷深山！

第二场 夹皮沟遭劫

大麻子：三爷，这次回山，一道儿上，捞到不少东西了；这夹皮沟就在咱家门口，这回先别动它啦。

座山雕：还管它那些！参谋长，给我多抓些穷棒子带回去修工事！男的、女的都要！

大麻子：明白啦。（率众匪进村）去，快走，快！快走！去！

座山雕：副官长，一撮毛去找来平，有几天啦？

塌鼻子：整十天了，我也正为这件事着急哪。

座山雕：嘿！听说老蒋已到沈阳，亲自督战，不久就要向北满大举进攻！

塌鼻子：还能盼到这一天哪？

座山雕：嘿，你忘啦？上次在牡丹江开会，侯专员不是说过了么，美国人明里拉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，暗里帮助老蒋调兵遣将，要在三个月之内，消灭关里关外的共军！我看时候到了！

塌鼻子：好！这一下子可该出出咱们这一肚子闷气啦！

座山雕：嗯！咱们回到威虎山，头一件事就是赶快扩充实力。

塌鼻子：是。只要一撮毛能找着来平，把许大马棒的联络图弄到手，这牡丹江一带就都归咱们啦。

座山雕：就是呀。哈哈哈。嘿，听说侯专员也在到处找这张图可千万别叫他弄了去！

塌鼻子：三爷，您放心，一撮毛跟来平是把兄弟，联络图飞不了。等国军一到，北满的总司令就是您的啦！

座山雕：哈哈哈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世代独霸威虎山，“三朝元老”威名传。

塌鼻子：可不！张大帅、满洲国、老蒋，都少不了王爷您哪。

座山雕：哼哼！

(接唱)

美蒋搭伙打内战，我要夺这三江四省半边天！

(群众喊声：土匪，救火，救命啊！土匪……。)

李勇奇：(唱西皮散板)

火光冲天人喧嚷，

(西皮快板)

母叫子来儿喊娘。

土匪又来烧杀抢，

豁出性命拚一场！

(众匪强拉男女青壮村民，绳捆索绑。李勇奇与匪扭打，群众被匪拉拽、殴打。李勇奇妻被匪拉走，李母抱婴儿赶上，匪连长夺过婴儿掼死在岩下。李勇奇怒极，与匪格斗。座山雕向李勇奇开枪，李勇奇妻以身遮护，中弹亡。)

孩子他妈！孩子他妈！孩子也……

李 母：孩子他妈！

李勇奇：(唱西皮快板)

霹雳一声灾祸降，熊熊怒火燎胸膛。

眼看我妻血泊躺，眼见我儿岩下亡！

深仇大恨誓要报——

座山雕！

(接唱)

抓住你刀劈斧剁把你偿！

李母：勇奇！

李勇奇：妈！

李母：勇奇！

李勇奇：妈！妈！

第2面：

第三场 深山问苦

常宝：爹，刚才来的那一男一女真不讲理，把咱们家西弄到的一点狍子肉都吃光了。

常猎户：常宝，这儿待不住啦！咱们得赶紧走！

常宝：走？

常猎户：你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？

常宝：那男的不是说，他是解放军吗？

常猎户：哼！八年前我被拉上了威虎山，在山上见过他，他叫一撮毛，是土匪。

常宝：啊！

常猎户：他没认出我来，我可认出他来了。快，把你藏的那几张皮子借着，到夹皮沟你大山叔那儿去。

常宝：嗳。

常猎户：前几天来的那俩皮货商，说咱老家来了共产党，还帮助穷人闹翻身，也不知是真是假呀？

常宝：爹，那两个皮货商，可是好人，不会说瞎话。要不是他们在雪地里救了我，我早冻死了！

常猎户：对！咱们赶紧打听打听去！

常宝：嗳，爹，又有人来了！

常猎户：别说话！

常 宝：噢！

杨子荣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在途中靠老乡热情指点，
紧跟踪可疑的一女一男。
深山里无路径形迹不见——

老孙，这不是猎户老常的家吗？

孙达得：是呀，上次我跟你来过呀。

杨子荣：对。

（接唱）

再访问猎户家解决疑难。

孙达得、李鸿义同志！

孙达得：到。
李鸿义：

杨子荣：继续向前搜索，得到情况，上这儿会合。

孙达得：是。
李鸿义：

杨子荣：小董！

董中松：到。

杨子荣：警戒！

董中松：是。

杨子荣：老乡！

常猎户：你找谁呀？

杨子荣：连乡亲都不认识啦？我就是前几天来过的皮货商啊。

常猎户：你是皮货商？

杨子荣：小兄弟，你爹认不出我了，那天不是我送你回家的么？

常 宝：……

杨子荣：好聪明的孩子。

常猎户：他是哑巴。

杨子荣：哦，对对对，哈哈哈。

常猎户：哦！你是杨掌柜的。

杨子荣：是呀。

常猎户：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

杨子荣：好。她好点儿了吧？

常猎户：她好点儿了。对，咱们还认过乡亲呢。说实话，你又做买卖又当兵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
杨子荣：我本来就不是买卖人。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常猎户：你也是解放军？

杨子荣：是呀。您见过解放军？

常猎户：没有，没……没有！

杨子荣：上次来，没跟您多说。我就是从山东过来的。老常，咱家乡现在可不象当年您闯关东时候那样苦啦！

常猎户：那好啊。可老远的，你们上这儿干嘛来了？

杨子荣：打土匪！

常猎户：打土匪？能行？

杨子荣：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后头哪！我告诉您，咱解放军在东北打了好几个大胜仗，牡丹江一带全解放了。大股的土匪已经打垮，剩下座山雕这些顽匪逃进了深山老林，我们一定尽快地把他们消灭掉！

常猎户：那敢情好啊！

杨子荣：老常，这一带叫座山雕确实得够苦啦！你们爷儿俩躲进这深山老林，一定有深仇大恨哪！

常猎户：座山雕哇！……

杨子荣：老常，说吧！

常猪户：八年了，别提它了！

常 宝：爹——

常猪户：常宝，你……

杨子荣：孩子！有共产党、毛主席给你们作主！说吧！

常 宝：叔叔！我说，我说！

(唱导板)

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！

(转原板——娃娃调)

座山雕杀我祖母掳走爹娘。

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，

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。

娘啊！

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，

从此我充哑人女扮男装。

(转快二六)

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，

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，

盼星星盼月亮，

只盼着深山出太阳。

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，

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。

只盼——讨清

(转快板)

八年血泪账，

恨不能生翅膀、持猎枪、飞上山冈、

(转散板)

杀尽豺狼！
爹！

杨子荣：（唱西皮原板）

小常宝控诉了十罪罪状，
字字血，声声泪，激起我仇恨满腔。
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，
要报仇，要伸冤，血债要用血来偿。

(转西皮垛板)

消灭座山雕，人民得解放，
翻身作主人，深山见太阳。
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，
管叫山河换新装。
这一带也就同咱家乡一样，
美好的日子万年长！

常猎户：老杨！老杨，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打座山雕可不易呀，几十年换了几个朝代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往威虎山跑，仗着九群二十七地堡，能攻、能守、又能溜，谁也摸不着他呀。

杨子荣：是呀，是有难处。听说上山这道就很难闯啊！

常猎户：可不，前山明道只有一条，又高又陡，真是“一人把关，万夫莫敌！”加上防守严密，层层岗哨，谁上得去。

杨子荣：当年您是怎么从山上下来的呢？

常猎户：噢，后山还有条险路。那儿是陡壁悬崖，草深林密，没人敢走，土匪也没设防。八年前我从那儿下来，要不是落在一棵树杈上早就粉身碎骨了！哈哈哈哈。

杨子荣：老常，您提供的情况很有用。只要咱们大家一条心，就没有攻不破的山头。

常猪户：对！就盼着这一天哪！哈哈哈，老杨，不是我拿你当外人，刚才这儿来了一男一女，那男的明明是土匪，可他也说是解放军。

常宝：八年前，我爹在威虎山见过他，他叫一撮毛。

杨子荣：一撮毛！他还说过些什么？

常猪户：他管那女的叫嫂子，还说是什么……噢，来平的把兄弟。

杨子荣：来平？

常猪户：看样子，那女的是来平的老婆。一撮毛跟她大吵大闹，为了争夺一张什么图？

常宝：联络图。

常猪户：对。

杨子荣：联络图？

董中松：排长！

杨子荣：自己人。

董中松：排长！老孙他们回来了。

孙达得：老乡。

李鸿义：老杨，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密林深处，发现一只血手套，近旁还有一具女尸。

孙达得：我们在周围搜索，因为风雪太大，埋没了脚印，不知凶手逃到哪儿去了。

杨子荣：老常，这只手套您见过吧。

常猪户：嗯，这手套是一撮毛的。

杨子荣：一定是他杀了人，抢走了“联络图”。这跟来平可有什么关系呢？

董中松：排长，你在九龙江逮住的那个土匪，不就叫栾平吗？

杨子荣：对，就是他！同志们，这件凶杀案很复杂，牵涉在押的栾平。董中松：

董中松：到。

杨子荣：我和老孙、小李去捉凶手。你把情况向二〇三汇报。我建议提审栾平，追查联络图！

董中松：是。

杨子荣：老常，情况急迫，不能跟你多谈了。来，这点干粮，给你们留下。

常猎户：老杨！

孙达尊：老常，收下吧！

常宝：叔叔……

杨子荣：看来这儿你们也待不住了，先避一避。我们部队来了就好办了。再见吧！

常猎户：老杨，哪儿去？

杨子荣：追捕一撮毛。

常猎户：不行啊！一撮毛准是奔威虎山去了。这里的道本来就很
难走，眼下大雪封山，生人可就更摸不着了。来，我们
爷儿俩给你们带路！

杨子荣：老常，谢谢您！

常猎户：走！

第 3 面：

第四场 定 计（上）

少剑波：（唱二黄导板）

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，

(接回龙)

银飞雪漫天舞，巍峨高山披银装，
好一派北国风光。

(转二黄慢板)

山河壮丽，万千气象，
怎容忍虎去狼来再受创伤！

(转二黄原板)

党中央指引着前进方向，
革命的烈焰势不可当。
解放军转战千里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，
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。
哪怕官美蒋勾结、假谈真打、明枪暗箭，
百般花样，怎禁我正义在手、仇恨在胸、
以一当十，誓把反动派一扫光。

(转二黄快二眼)

战友们在毛泽东旗帜下成长，
三十六颗红心向太阳。
破风雪如闪电奔驰山冈，
披荆斩棘，愈战愈强。

(转二黄垛板)

经得起风，顶得住浪，在革命的熔炉中百炼成钢。
座山雕不过是美蒋陪葬，踞深山垂死挣扎也难逃覆灭下场。

杨子荣：报告！

少剑波：进来。子荣同志，辛苦了！凶手抓到了？

杨子荣：抓到了！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一封信和一张联络图。

少剑波：好。

杨子荣：这一带的路很难找，多亏猎户老常给我们带路哇。凶手先还冒充咱们军区的侦察员，经过猎户老常当面的揭发和我们严厉地追问，他才承认是威虎山的人，他叫一撮毛。

少剑波：好哇！猎户对我们帮助很大。**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：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”**咱们离开了群众，就寸步难行啊！

杨子荣：是啊。猎户老常还提供了两条上山的道路。我根据他所指的方向，画了一张草图。一撮毛供认了山前这一条明道，他说这儿没工事，很容易上，哼，显然是谎话。山后这条险路，他可没交代。

少剑波：嗯。嗳，老杨，你们把猎户父女都安置好了？

杨子荣：我们把所带的干粮全留给了猎户，他们准备在咱们向前推进之后，再搬到夹皮沟去。

少剑波：好。嗳，老杨，过去栾平可没交代过这张图啊。

杨子荣：对。一撮毛说联络图上标着奶头山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有三百处，这可是个重要问题呀！

少剑波：现在高波已把栾平押到，咱们就审问栾平，并清联络图。

杨子荣：好，我去带栾平。

少剑波：嗳，老杨，栾平是你的老对手了，还是由你来审。

杨子荣：是。小张！

小 张：到。

杨子荣：叫高波把栾平带来。

小 张：是。

杨子荣：栾平。

栾 平：有。

杨子荣：这一向交代得怎么样了？

栾 平：我是愿意坦白的，有什么交代什么。

杨子荣：你还有…样东西没交代。

栾 平：一样东西？

杨子荣：一样重要的东西！

栾 平：长官，除了身上穿的，我是一无所有！

杨子荣：一张图！

栾 平：图！

杨子荣：一张联络图！你是争取立功赎罪，还是坚决与人民为敌？

栾 平：别忙，我想想。哦！对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听说许大马棒是有…张秘密联络图哇。

杨子荣：你交代得很不彻底呀！

栾 平：长官，别误会。这张图是许大马棒的至宝，我连见也没见到过。

杨子荣：栾平，

栾 平：有。

杨子荣：你应该懂得我们的政策。

栾 平：我懂，我懂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

杨子荣：我问你，你在奶头山上是什么的？

栾 平：这您知道哇，我是联络副官。

杨子荣：联络副官不交代联络点，也没有见过联络图，哼！装得不错呀！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。——高波！

高 波：到。

杨子荣：押下去！

高波：走！

宋平：不，不！我……我姓宋的该死，我该死！我对不起长官！

现在我说实话。是有一张图，叫秘密联络图。上面画着许大马棒在东北各地的秘密联络点，有三百处哩！现在在我老婆手里。这么着，您把我放出去，找到她，把那张图要来，献给长官，立功赎罪，争取宽大处理。

杨子荣：你除了负责联络这三百处，别处就不管了吗？

宋平：别处那就是座山雕了。不过，座山雕老想着独霸北满，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，我跟他很少联络。去年座山雕生日，请我吃百鸡宴，我都没去呀。

杨子荣：你要好好地考虑考虑！

宋平：嗳，嗳。

杨子荣：把那些联络点的详细情况都给我写出来。

宋平：是，是。

杨子荣：带下去！这家伙真狡猾。

少剑波：哼，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哇！有关联络图的事儿，他今天的口供倒是跟一撮毛一致的。

杨子荣：可是他无意中又说出了百鸡宴。

少剑波：哼。

杨子荣：这封信上座山雕又请他上山赴宴，我看这里面还有问题呀。

少剑波：对。

孙达得：报告！

少剑波：进来。

杨子荣：老孙。